

## 徒增年歲的生者

文 鄭政恆

轉眼就是 2020 年。  
2019 年的下半年，教人百感交集。新的一年，又會如何？

沒有人知道，但我們的每一個行動，都在塑造新的未來。

麥慰宗的文章〈討厭詩人被認為是超然物外——大情大性的日本詩人四元康祐〉，筆下字字珠璣，很值得一看。2019 年 11 月的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，我有幸能夠與四元康祐談天，聽他精彩的朗誦，尤其是以不同風格誦讀的上佳之作〈我出門啦！〉。這首詩已引錄於上文，「早上去幼兒園的兒子／晚上變成三十五歲回到家」，透過現實歸來的兒子，詩人反省這個殘酷而悲慘的未來世界，並詢問：「那麼，爸爸媽媽從現在開始努力，還有救嗎？」超現實的想像，帶來的其實是現實的關懷；家常的一景，帶來的其實是普世的視野。

四元康祐一直關注香港，他在詩作〈給香港的年青人之二〉中寫道：「那些在濃霧中哭泣的人／是地球上最美麗的城市裏／最勇敢的人。」

香港的年輕人，是為了更好的未來而戰。

2019 年 9 月，日本當代詩人高橋睦郎來到香港，發佈日漢雙語詩集《晚霞與少年》，也跟香港詩人與讀者交流。本期《聲韻詩刊》中，何曉瞳的〈一直凝視黑暗，以詩為可能——專訪高橋睦郎〉一文，就是當時的訪問稿。

高橋睦郎與三島由紀夫曾是親密的好友，他理所當然談到這位著名的日本作家：「三島早已將死亡佈置在他的人生計劃之中，但他從來沒忘卻竭盡所能地愛，試圖將『溫柔』留下。」

眾所周知，三島由紀夫在 1970 年 11 月 25 日

切腹自殺，終年四十五歲，高橋睦郎的文章〈亦真亦幻的三島由紀夫〉（中譯本刊於《今天》2017 年第 2 號總 114 期），是「2015 國際三島由紀夫論壇」的演講稿，2015 年，正值三島九十誕辰，以及逝世四十五周年。

高橋睦郎無法想像三島九十歲的模樣，三島永遠停留在四十五歲，高橋問：「如果讓永遠停留在四十五歲的三島先生現身眼前，面對他的我自身又是多大年齡？那也永遠是現實中迎來三島先生死亡的三十二歲。」

可是，高橋睦郎不可能永遠是三十二歲，發言時，他已是七十八歲了，他說：「詭異的是，這就是死者與生者之間——以壯烈至極的方式自絕性命的死者，與苟活於世、徒增年歲的生者之間——在活下來的生者心中無可偽造的歲月流年吧。」

思君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。對於三島之死，高橋有深入的思量和表述，他說：「人降生於世，終迎一死，人人都有那份最本真的虛無，三島先生擁有對其最尖銳的感受性。」

高橋想念三島，而我就想念周梓樂和陳彥霖，他永遠是二十二歲，她永遠是十五歲。這一刻的我，只是「苟活於世、徒增年歲」。

時事評論人練乙錚在〈悼陳彥霖、周梓樂〉中說：「抗爭者周梓樂同學離世，運動的血色漸濃，香港人在悲痛中接受著天降的大任，軟弱的時刻裏，心裏難不泛起耶穌在聖城耶路撒冷橄欖山客西馬尼園裏的禱告：『父啊，你若願意，就把這杯苦酒撤去。』」

苦酒，依然是苦。

周梓樂、陳彥霖，我想念你。 ▽